

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报刊论文选编)

第五分册(上)

1976.1——8.

• 教学用书 •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
世界史组

D251.2

4-1

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上海师大历史系资料室编
世界史组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成本费： 0.90元

篇 目

从“土豆烧牛肉”到“小型面包”.....	1
新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5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0
三家条约之后.....	19
非洲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新局面.....	22
新沙皇正加紧对拉美的扩张和渗透.....	27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略谈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伎俩.....	31
苏联《真理报》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38
什么是问题的本质？	
——新华社记者评述葛罗米柯访日.....	41
玩火者必自焚.....	44
是支持解放运动，还是推行新殖民主义.....	46
苏修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50
新的世界大战主要危险来自何处？.....	55
苏联《消息报》又在招摇撞骗.....	61
苏修殖民扩张的大暴露.....	65
苏修穷兵黩武与“缓和”.....	70
打着“国际主义”招牌的国际宪兵.....	73
江河日下的五年.....	76
套在新沙皇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	87

大炮挤掉了黄油

——从苏联“九五”计划结果看苏修所谓“福利计划”的破产.....	91
苏修遍设集中营加强法西斯专政.....	98
勃列日涅夫集团正走着希特勒的老路.....	103
挂着“全民党”招牌的法西斯党.....	135
勃列日涅夫集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	140
苏修鼓吹“缓和物质化”居心何在?.....	143
名曰“协调计划”，实为控制和剥削.....	146
霸权主义者的逻辑.....	150
“缓和物质化”和安哥拉现实.....	153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南亚不安宁的根源.....	155
乞乞科夫与勃列日涅夫.....	159
压力愈大 反抗愈烈.....	162
是“和平纲领”，还是争霸手段?.....	165
跳不出历史的照妖镜.....	170
是“腻”了，还是“瘾”性大作?.....	173
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导致土地资源严重破坏.....	175
苏联霸权主义在埃及的破产.....	179
当头一棒与倒打一耙.....	181
无耻的狡辩.....	184
埃及人民的怒吼.....	187
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又一措施.....	191
勃列日涅夫的“良心”和狼心.....	193
“亚安体系”兜售者的困境.....	197
是谁同以色列“公开勾结”?.....	201
新沙皇同东欧如此“分享忧乐”.....	204

“广泛”的扩张和“多样”的手法	207
埃及人民是压不垮、骂不倒的	211
南非撤军，苏修怎么办？	215
怒逐海霸	218
乘人之危与息难相助	221
强盗逻辑 霸权行径	224
不容抵赖	227
勃列日涅夫的“百倍回收”术	230
如此“友好合作”	233
第三世界国家新型经济合作关系	236
石油斗争暴露和打击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240
苏联推卸罪责枉费心机	245
新沙皇的“拉平论”	
——苏修掠夺、剥削和控制“经互会”成员国的又一花招	248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前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252
苏修推销的“经互会”“经验”不得人心	272
顽固维护旧秩序的方案	276
反对超级大国的高利贷盘剥	279
谨防假冒	283
苏联为何兜售“长期贸易协定”？	288
联合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291
徒劳的干预	
——评五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声明	296
对不结盟运动的粗暴干涉	299
新沙皇为何高唱“国际主义”？	302
廉价的姿态	304

评塔斯社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声明	307
名曰“接近”，实为并吞	310
霸权欲迷住了心窍	
——评苏修对法国梅里将军讲话的攻击	313
混淆黑白 以售其奸	316
苏修抛出“有限缓和”论说明了什么？	318
苏联导演的“撤军”丑剧	321
新沙皇的战争演习	324
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327
包藏祸心的花招	330
在“坚如磐石的”背后	333
苏修叫嚷“反对实力地位”说明了什么？	337
是“天然盟友”还是阴险敌人？	341
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	345
波罗的海上海霸的新表演	348
从苏丹事件看苏修野心	351
强盗的心理	353
“欧安会”后西欧的新趋向	356
莫斯科为什么不准提“穷国和富国”？	360
新沙皇的讹诈伎俩	363
“欧安会”后一年的局势说明了什么？	366
新沙皇的行径证明“欧安会”是“欧危会”	373
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而斗争	377
评“基辅号”闯进地中海	381
慕尼黑黑的路是走不通的！	384
乔装打扮 枉费心机	387

包藏祸心的“友谊”	390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392
竹篮打水一场空	399
苏“援”是控制和掠夺经互会国家的手段	402
莫斯科是怎样对待不结盟运动的?	406
万变不离其宗	
——评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卖	409
凶相毕露	413
打中霸权主义的要害	416
既是恫吓又是讹诈	419
从苏联海军扩张看海洋法会上的斗争	422
海霸的诡辩	426
纸包不住火 手遮不了天	
——从苏联报刊电台的透露看苏联人民对勃列日涅夫 集团的不满	429
贼心不死	
——评苏修对科伦坡会议的宣传	433
是谁“没有任何理由”?	437
越抹越丑	440
“咳! 不该泄漏了天机!”	
——评苏联对索南费尔特主义的反应	443
苏修的“赶”和“超”	446
苏美对南部非洲的争夺加剧	449
苏联为何害怕和平区的建议?	452
不是“神话” 而是现实	455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458

海洋霸权主义的可耻下场	462
苏修在黎巴嫩“关心”的是什？	465
为什么欧洲容易“起火”？	468
于无声处听惊雷	
——苏联人民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新沙皇的反动统治	470
坚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476
拙劣的“和平”骗子	481
同新沙皇对着干！	484
苏修是第三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488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494
新沙皇的“导弹外交”	498
新沙皇要作出什么“贡献”？	501
新沙皇采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	504
两种腔调 一个目的	
——评苏修“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险恶用心	510
霸权主义的卑劣行径	513
当代最大的和平骗子	515
苏联“一箭三雕”的花招	520
新沙皇对挪威的新讹诈	523
骗不了，压不倒	
——评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斗争	525
斥新沙皇的“自愿联盟论”	528
勃列日涅夫居心何在？	531
苏联的大棒和西欧的警惕	534
新沙皇的高调骗不了非洲人民	537
新沙皇处处紧逼西欧	541

一块又臭又大的绊脚石	546
“裁军”克里空 扩军发了疯	549
霸权主义恶邻	552
条约迷	554
扩军狂大喊“裁军”经	557
“直接联系”还是直接控制?	560
东欧大地谁主沉浮?	563
非洲反对经济霸权主义的新发展	569
新沙皇为什么对印度洋“特别关切”?	571
言行不一的最明显的例子	574
“缓和”骗局破产记	577
巴黎公社的可耻叛徒	
——评苏修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歪曲	581
中俄《璦琿条约》与苏修霸权逻辑	598
沙皇俄国对罗马尼亚的侵略扩张与比萨拉比亚问题	627
沙皇俄国是三次瓜分波兰的罪魁	644
波兰抗俄民族英雄——科西秋什科	656
血腥的征服	
——驳苏修所谓“中亚自愿归并俄国”的谬论	669
沙皇俄国的欧洲政策	684

* * *

〔附〕有关文章和电讯的篇目索引	705
-----------------------	-----

从“土豆烧牛肉”到“小型面包”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发明。

赫鲁晓夫曾在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炮制了一个“福利共产主义”。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夸下海口，到一九八〇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时又把他的“福利共产主义”形象化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然而，在“土豆烧牛肉”刚说出口而尚未入口之时，赫鲁晓夫就混不下去了。因为他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搞得非但牛肉不多，而且连土豆也不可多得。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发誓要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制定的修正主义总路线当做“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继续贯彻执行，并且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说他有“信心”把苏联经济，特别是农业，引向“不断高涨的道路”。

十一年过去了，历史在无情地嘲弄着把谎言装扮成真理的预言家！

在这个期间，苏联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第八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各个主要项目的增长率尽管比赫鲁晓夫时期低，大部分仍然没有完成。第九个

五年计划各个主要项目的增长率又进一步降低，结果还是没有完成。

农业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

以粮食来说，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出现了七次减产。一九七五年减产幅度更大，使得苏联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不仅低于赫鲁晓夫当政最后一年——一九六四年，而且低于沙俄时期平常年景的一九一三年。

肉类生产情况也不妙。第九个五年计划的肉类生产又没有完成计划。一九七五年年初，苏联按人口平均的猪和羊的存栏数就比赫鲁晓夫当政时的一九六三年为低，牛仅仅稍多一点。这一年由于饲料严重缺乏，又大量屠宰牲畜。苏联《经济报》也不得不承认，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猪的存栏头数进一步降低。

土豆、甜菜、油料作物等农作物第九个五年计划前四年的总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情况如何，勃列日涅夫集团比谁都清楚。当然，他们又要埋怨“天气”了！

勃列日涅夫刚刚接过赫鲁晓夫衣钵以后在谈到他同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共同制订的那个“福利共产主义”纲领时，一再表示“全体苏联人都认为这个纲领是自己的纲领”，并且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说什么“再也没有比关心人民的福利更崇高的职责了”。然而，曾几何时，现在对这些屁话连提也不提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就是一九八〇年了，而他们许诺的“土豆烧牛肉”的仙山在哪儿呢？勃列日涅夫似乎早已把那个“纲领”和自己说过的话置诸脑后了，但人们并不那么健忘。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一九七五年年底勃列日涅夫集团宣布的到一九八〇

年将实现的指标，粮食比那个“纲领”规定的少三分之一，肉、奶、蛋少一半。根据苏联最近两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来看，这样一个计划能否实现，人们早已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苏联经济成了这样一个烂摊子，这并不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蠢笨一些，而是因为他们执行了同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

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彻底改造生产关系、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和人的思想的天翻地覆的斗争。苏修叛徒集团却把它庸俗化为“土豆烧牛肉”的单纯“福利”口号，其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福利”而斗争。复辟资本主义，使苏联生产关系倒退，必然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再加上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侵略扩张的需要而大力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更加剧了苏联经济的困境。

国内经济日益混乱，生产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肉类等等，拿什么去做“土豆烧牛肉”？勃列日涅夫胸中自有妙计。除了加紧剥削、压迫苏联人民以外，就是乞求西方输血和更多地压榨“大家庭”里的“兄弟国家”。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间，勃列日涅夫集团从西方进口了七千万吨粮食，创造了苏联历史上的空前纪录。在这一同期，从它的一个“兄弟国家”——人口仅有一百多万的蒙古压榨了近七十万头牛、近一千三百万头羊和近五十万头“肉用”马，外加十几万吨的肉和肉制品。

一九七五年，苏联粮食减产幅度实在太大了，比计划少生产了近八千万吨。靠输血也不行了。尽管这一年从西方抢购了两千八百万吨粮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只好请苏联人民少吃一点。就在一九七五年年底苏联最高苏维埃

会议宣布粮食大歉收之后不久，苏联报刊上立即出现了要苏联各面包房“多多烤制一些小东西和小型面包”的文章。

苦雨凄风又一年，一九七五年算是过去了，“土豆烧牛肉”仍然是画饼一块。“小型面包”又如何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面粉，纵然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技术”，只怕也是烤制不出面包来的。至于面包的型体大小，恐不是实质问题。多烤“小型面包”也增加不了什么重量。据传，苏修一九七六年春要开二十五大了，单靠编造假数字来搪塞恐怕是过不了关的。因为，苏修领导集团在加紧镇压苏联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同时，也许还会施出“软”的一招，向苏联人民发出几声凄厉的抽泣以骗取人民的怜悯。然而，曾经受过列宁主义教育的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受骗的。

（《解放日报》1976.1.1.）

新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 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当局最近召开了“全苏俄语学习问题科学实践会议”，决定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中加紧强制推广俄语。早已被列宁痛斥过的、老沙皇当年实行的“义务国语制”，在今天的苏联又死灰复燃了。

列宁当年在《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中指出：义务国语“带着强制和硬塞的成分”，“就是硬要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在俄国居民中占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必须取消义务国语”。列宁在谈到被压迫民族时一再强调：“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应当坚决反对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俄罗斯化的作法”。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强使苏联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公然背叛列宁的教导，竭力抬高俄语的地位，千方百计地把其他民族语言排挤到次要地位。苏修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谈到为什么要让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时竟然说，“俄语，这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最伟大成就”；“俄语，这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些最伟大珍品的结合”。苏修还宣扬，俄语是“革命的语言”，使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无限地丰富起来”。“它（指俄语）使民族作家有可能表达人

类思维和感情的一切极细微的差别”。这就是说，除俄语外，其他民族语言不是“革命的语言”，不那么“丰富”，不那么能“表达人类思维和感情的一切极细微的差别”。因此，人们都必须学习俄语，而把本民族语言放在次要地位甚至完全抛弃。

新沙皇贬低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目的就是要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语言，以便最后强制实行俄罗斯化。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公开宣布：“语言统一正在经过广泛掌握最流行的民族语言之一来实现，这种语言在苏联现实条件下就是俄语”。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说，在今天的苏联，“一批批的人改换了自己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苏修为了欺骗非俄罗斯民族，在他们的党纲中堂而皇之地写着：“今后要继续保证苏联各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既然全国语言都要“统一”成俄语，还哪里谈得上什么“各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加快用俄语来“统一”其它语言，公开强制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叫嚷要实现“对语言过程的控制”。苏联格鲁吉亚《东方曙光报》公然宣布：“共和国每个居民都应当掌握这种语言”。勃列日涅夫集团控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决议甚至威胁说，“不明白掌握俄语的必要性，会导致民族局限性和落后性，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是不相容的”。

这就是说，谁不懂俄语，谁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可能有什么国际主义原则。按照新沙皇此等谬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其晚年学俄语之前，难道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国际主义原则吗？

赫鲁晓夫规定从小学开始用俄语讲课，勃列日涅夫集团

进一步规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从幼儿园、托儿所起就要使用俄语。在今天的苏联，不少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学校完全不教授本民族语。《苏联民族学》杂志透露，乌兹别克的下达尔戈姆虽然是一个朝鲜人聚居区，那里的中学却“不教授朝鲜语”。在一些号称“两种语言并用制”的学校里，俄语是必修课，本民族语反而成为选修课，实际上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为了加快消灭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甚至禁止非俄罗斯民族在其语言中使用本民族语根的术语，强迫他们使用俄罗斯术语。摩尔达维亚人使用的是与罗马尼亚语同一语族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中有丰富的本族术语，新沙皇却禁止他们使用，指责要使用本民族术语的人是“企图用同苏联各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性质格格不入的名称来代替统一的国际主义的科学术语”。

列宁当年曾经要求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去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会当地语言。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定，责成在乌克兰工作的非乌克兰族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乌克兰语。现在，苏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竭力“提高俄语的作用”，大谈特谈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根本不提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的俄罗斯工作人员学习当地语言的问题。

新沙皇这种作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有些民族年青一代已经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了。据《苏联民族学》杂志透露，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涅夫赫民族，他们的儿童大多数“已不懂得本民族语言”。据苏联中央统计局一九七〇年人口普查材料，苏联的埃文基族、曼西族、涅夫赫族、谢尔库普族、

萨阿米族、乌德盖族、奥罗奇族、犹卡既儿族等都已有半数人口不说本民族语言了，而伊捷尔缅族等甚至有三分之二人口不说本民族语言了。乌克兰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控诉说，今天，乌克兰语“正被推入一种次等的‘逐渐消失’的状况之中。”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对乌克兰语的广泛蔑视，甚至憎恶”。

“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而那些在城市里讲乌克兰语的人变成了任人嘲弄的对象。”苏联中央电视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电视节目中透露，有两个人写信给该台，公开抱怨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勃列日涅夫竟然把强制推行俄语、消灭其它语言以及其它一些强制俄罗斯化措施的推行说成是“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成为现实”。这就是说，在苏联，谁不懂俄语，谁就不是“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一分子。他还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坏还是好？”“好，好得很！”

在俄语问题上，不仅暴露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面目，也暴露出新沙皇幻想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苏联出版的《苏联民族接近和民族语言》一书公然叫嚷：“每一个新时代都有某一种自己最流行的语言作为特征”，“成熟的资本主义及其长成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保证了英语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在世界规模扩大伟大的俄语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的新时期正在开始”。说得够清楚的了：随着新沙皇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它将在全世界保证俄语“前所未有的统治”。

事实上，新沙皇已经在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中建立俄语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國中，有的已被迫规定学习俄语是“全体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甚